

第3编

中国美术学院 编

王伯敏美术史研究文汇

緒論

我们的世界，是多民族的世界，多民族的世界有多民族的国家。

多民族的国家哟我中华，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

多民族的国家哟我中华，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

五十六朵花，盛开在三江、五岳、盛南在大路、村落、城镇、山寨、沙漠、草原、盆地和终年积雪的高原冰山上。五十六朵花，从春夏秋冬四季

Wang Bomin

Meishushi Yanjiu Wenhui

中国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 编

王伯敏美术史研究文汇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第3编

编辑委员会成员:

钱晓芳 许 江 毛雪非 宋建明 傅肃琴
胡钟华 王 赞 孟云生 孙旭东

责任编辑: 祝平凡
特邀编辑: 汪维玲
封面设计: 曾国兴
责任校对: 陈平平 王爱红
责任出版: 葛炜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伯敏美术史研究文汇 / 中国美术学院编.
—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503-0545-8

I. ①王… II. ①中… III. ①美术史—研究—中国
IV. ①J120. 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1083号

王伯敏美术史研究文汇

中国美术学院 编

出品人: 曹增节
出版发行: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http://www.caapress.com>
地 址: 中国·杭州南山路218号/ 邮政编码: 3100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影天印业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87
开 本: 787mm×1092mm 1 / 16
字 数: 2000千字
图 数: 810幅
印 数: 0001-2000
ISBN 978-7-5503-0545-8
定 价: 198.00元 (全套三册)

目 录

第 3 编 回忆录、年谱及图录

第 1 辑 风烟——往事 50 年(1924—1974)/1

序	3
呱呱坠地(1924,1 岁)	4
海啸的灾难	4
出生	5
寻 母	6
山城旧事(1924—1942,1 岁至 18 岁)	11
尚书坊落户	11
山城与石夫人	12
林家私塾	16
家教	19
宗兄的启蒙	21
良德法师	25
东岳大帝	25
守保公讲故事	26
姨婆评说蒲华	30

纸扎、泥塑、大元花	33
诗书画老师与学友	40
家藏的几件书画	45
国难岁月(1931—1945,13岁至21岁)	47
避寇到仙居	47
炸弹与菜油灯	49
困难岁月	50
日军投降	57
名山墨耕(1943—1945,19岁至21岁)	62
天台教书	62
雁荡教书	64
与瞿禅先生共事	70
京沪苦读(1946—1948,22岁至24岁)	74
上海求学	74
瞻仰鲁迅墓	84
游学北平	86
拜于黄宾虹门下	93
初生牛犊	97
浙南战歌(1948—1951,24岁至27岁)	102
北平归来	102
组织“读书会”	103
往来游击区	107
温岭县城的解放	109
干部工作	113
9月15日的喜事	114
温岭解放50周年的活动	117
湖上定居(1952—1974,28岁至50岁)	121
栖霞岭19号	121
“三十而立”三件事	124
中国画史的编著	129
敦煌行脚	134
日记数则	139

侍从黄宾师	147
“炼钢”、“炼人”开“神仙会”	149
沸点与冰点	152
下乡、“老王”、“不食鱼”	155
风风雨雨的 10 年	159
50 生日自刻松	167
后记	170

第 2 辑 王伯敏年谱(1924—)/171

第 3 辑 图录/225

1. 年序小像(13 岁至 84 岁留影)	227
2. 学术活动、家庭生活	230
3. 荣获奖状	362
4. 书画作品	366
附:不使“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笔谈王伯敏山水画/潘 衍	400

附录/411

1. 著作书录	413
2. 论文目录	419
3. 手稿目录	425

文汇编后记/430

第1辑

风烟——往事50年（1924—1974）

序

这是我的回忆录。由于我的平凡，只能写出平凡的往事。

明代诗人黄尊素(白安)，登进士后，吟一诗，内有句云：“往事似风烟，风烟诚可怜。”他把往事比作“风烟”，很恰切。因此，我将这本回忆录定名为《风烟》。又因为本书写的是我在1924年出生至1974年50年的岁月，故添副题曰“往事五十年”。风烟有的飘忽，有的朦胧，但也有清楚的。写的既然是过去了的事，只能如此。

给我自己的回忆录出题目，曾经数易其名，初拟《书生的足迹》，不满意，后改为《梦》，取人生如梦之意。1994年避暑烟台，海边散步，潮音悦耳，举头望月，突然想到《旅中随笔》，认为人生在世，好似在行旅中，对于这个题目，事后想想，又不满意。因此，一直搁置下来，搁到今天，这本回忆录将付梓，不得已，才定下名。

我一介书生，不是在校读书，便是在校教书。我不会种田，不会开机器，也不会经商，只在故纸堆中讨生活。也就是说，我只能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为弘扬祖国文化，建设文明国家，尽自己的一点力量，作出贡献。我的书楼，名曰“半唐斋”。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我有诗道：“半唐斋里人长乐，壁上云山枕上诗。”正所谓“天意怜幽草，人间得晚晴”。有关这些，拟将它写在“往事五十年”之后。

现在，我居西湖边的涌金花园，既近闹市，更近湖山，书斋清静，宜我读书、吟诗和作画，也可以会客并聚天伦之乐。所不满足者，无非“斋中万卷书嫌少”，“门外千竿不厌多”，如此而已。

2000年12月5日时书楼南窗菊花盛开

呱呱坠地

(1924年,1岁)

海啸的灾难

1924年(甲子)11月14日(农历十月十八日),我出生于浙江台州黄岩路桥长浦的茅林(今长浦乡后阮村)姓阮的农民家。

在我出生前三个月,长浦遭遇百数十年未有的特大水灾。那是一次罕见的海啸,或称“海吼”。在台州的洋面,以黄琅之北的三山头、上屿为中心,暴风突起,巨浪掀天,浪头似从海底翻滚上岸,冲向石柱殿、下陈,向北,冲至三甲,漫向西南,淹没长浦、下罗等许多村落。洪水声势之大,无以复加。当时人呼“平沉”,认为大地要沉没,人世到了末日,恐慌不可言状。

大水的确无情!

1924年8月,我出生的那一年,金清海上发生海啸,洪水涌上陆地,长浦起风暴,黑风黑雨,田地淹没,人畜遭殃。大水退后,万户萧疏,到处有啼哭声,此是洪水汹涌而来。



那时房屋倒塌，家畜被冲走，老人、小孩被吞没，妇女在惊恐中号哭。到了风停了下来，饿狗找不到主人，狗也哭了，鸡飞到了树上，被毒蛇咬死了。据老乡们回忆，那时看到一座楼屋旁，一位老人背着小孩漂浮在水面上，村人靠近打捞，老人与孩子却早已断了气。

大水，固然无情，但是世情，一言难尽。

那个年头，军阀豪强在争权夺利，谁还管这场灾难。这一年——1924年，苏浙发生战事，浙军失败，孙传芳由闽入浙，宣告自主，但局势极不稳定。那个年头，为富者，只要不做不仁不义的事，就算“善”人了。黄岩一家殷富，派人到了长浦，煮粥三天分给灾民，被誉为“救苦救难”的“菩萨”。

大水汹涌之时，天昏地黑。到了大水退去，灾区惨不忍睹，浮尸堆遍墙角，石柱殿村口大树根的四围挤着40多具尸体，还有死猪和死狗，灾民们“欲哭无泪”，“买棺无钱”，“逃荒无路”。当时的老百姓，出路是五条：一、流浪，二、上吊，三、卖儿鬻女，四、算命讲灵姑，五、做贼拔“羊股”。正所谓水深火热，民不聊生。

我家阮后村，地势稍高一点，但是大水也冲到“平脚腰”。那个时候，村前萧疏，村后凄凉，孩儿牵衣啼饥，老人倚墙角长叹，一到薄暮，全村阴森森，似闻鬼叫狼嚎。茅林有一位80岁的老人回忆说：“那个时候，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天好像下沉了许多，人们虽然被沉下的老天压穷了，幸好志还不曾穷。村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站了起来自救，靠双手，靠土地，重建家园。”

出生

就在那样大水灾的岁月里，我呱呱坠地了。



出生地——黄岩县路桥长浦茅林后阮村。（当年出生时，此屋盖稻草，20世纪50年代盖上瓦片。1973年，我寻母时，老母即居此屋。我哥哥阮兆金，与母亲同住这平屋。）

我出生的时间是1924年11月14日,农历十月十八日早晨三四点钟。

我从母亲的肚子里出来时,哭得很响,惊动了隔壁的一位老婆婆,她来到了我母亲的屋里,半劝说半欢喜地说:“仙全大哥大嫂,娃娃不造化,偏偏碰上这年头出世,不过,点盐花,挖草根,拉把旧棉絮,先把他养下来。娃娃真灵,知道自己命苦,哭个不停。不过,哭哭也好,常言道‘娃儿哭天亮,日后大吉祥’。”

邻居都是穷苦人,洛贵大叔到中午时,过来看我爸,他懂点“算命”。对我爸说:“转五更,天未开眼,这个时辰出世命准硬。但娃娃的哭声,声音不闷,福气还会有。从前朱洪武出生,天也没有开眼。他小时候苦一些,挖地放牛,苦工出身,后来福星高照,时转运来,居然治国平天下。试想想,你晓得你这个娃娃将来是个什么样。”我妈耳聪,在床上接腔道:“你大叔好心,我多谢了,娃娃将来只要能吃上一口热饭,穿得上一身青布衣衫,就算命大了。我记住你大叔的话,等娃娃长大了,再向你磕头。”

又据母亲后来对我说:“我生你的月子里,你爸向人家一再求情,讨得三两红糖补补血。”母亲又说:“做产不到半个月,我就起床下地做工了,昏了过去,田头躺一会儿又起身。如果吐口血,这还不算什么病。”穷人,我妈是穷人,过的就是这样的穷日子。

父亲是抬轿的,兼吹鼓手。灾后,根本没有这些活可干,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迫于生计,不得已忍痛将我出卖到温岭县城尚书坊一家姓王的有钱人家。从此,我被改了姓,成了温岭王家的儿子。20世纪70年代,我找到了生身母亲,记之以诗道:

甲子茅林尽岁荒,洪涛风卷夜苍苍。

伤心儿作幼雏卖,娘自洑澜爹断肠。

寻 母

当我在小学读书时,就听到人家议论我是“杂种”,“不姓王”,我听到非常难过,后去问养母,但是养母却一再对我说:“千万不要听信人家的谣传,你是我心头的一块肉。”事实上,养母金二姐对我确实好,她那种慈母之心,全都给了我,不过,在我的心底里,总存在着一个问号。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了11月,“造反”的来势很凶猛。那时我的养母与我同住杭州,由于她是个“摘帽地主”,“帽”虽摘,毕竟还有“地主”二字牵挂。“造反派”为了住区“一片红”,以居委会名义出面,非要赶她回温岭老家不可。这个时候,我的日子也不好受,起码我是地主子女,单位高音喇叭天天广播,说地主

子女属于“黑六类”，又说地主子女的“骨头都是黑的”。我的养母听在耳朵里，心中在思考，总是想不通，于是流着泪对我的大女儿说：“你爸爸骨头倒不是黑的，他本来出身在黄岩一家贫农家，我是他的养母，如今我连累了他，叫他到黄岩寻访自己的生身母亲，免得叫他‘黑六类’。”当我知道养母把这件事捅开后，索性在她临行前向她问个究竟。她老人家心好，凭着她的记忆，说我的生身父母家“大概在黄岩路桥长浦的茅林”。

我的养母回温岭后，杭州的“红色风暴”一日紧似一日，使我无时间也无精力去寻找生身父母。过了大半年，才托家乡的朋友去打听这件事。及至 1972 年 9 月 22 日，终于获得一个比较可靠的消息，我的生身母亲仍住长浦。为了慎重起见，同年 10 月 17 日，我亲赴黄岩，在朋友的帮助下，作了实地的调查。当时我去的地方，就是长浦的后阮村。

调查很顺利，后阮村 80 多岁的老太婆，闻有人询问卖儿事，拄着拐杖出户，沉痛地诉述了当年受苦受难的日子。当地老乡也很热情，积极提供各方面情况。在调查中，有趣的是，不少群众在议论，说我的容貌与阮家的人相似，与我同去调查的朋友居然也这么说。调查告一段落，我抑制着一种复杂的心情离开了长浦的后阮村。为了进一步落实情况，我回到了温岭，向有关的亲友再作调查，证明各方面所述的情况都是相符合的。过了几个月，黄岩县路桥区“革命委员会”、“长浦人民公社”帮助我调查后，于同年（1972 年）12 月 27 日寄来公函证明，内云：“经调查，我大队第四小队贫农社员王三梅，现年 85 岁，确在 1924 年农历十月下半月出生儿子，生肖老鼠，卖出时间十一月份（农历），卖出地点温岭某地，卖孩子收来钱二十多元，出卖儿子确系第三子，出卖孩子坐着小轿去，确是出卖给温岭。（王三梅）是王伯敏的生身母亲，特此证明。”黄岩当地政府的这一证明与当时介绍买卖我的温岭县横峰桥下洋那里的老乡林宝三所述完全一致。下洋的林宝三补充道：“婴儿是从路桥送到横峰桥南洋村成交的。一手付钱，一手抱婴儿。买主是温岭县城王家四爷姆。婴儿成交后，王家四爷姆作为遗腹子养育的。”这么一说，我就深信无疑了。

1973 年春节前一个星期，我买了一点补品，



我的生身母亲王三梅，时年 85 岁（母亲生于 1888 年，光绪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卒于 1979 年 7 月 20 日，享年 92 岁。）

带着大女儿从杭州专程赶到了黄岩长浦茅林。那天,我到达长浦后阮村,已经是黄昏时刻。当时我第一声叫“姆妈”时,热泪不禁夺眶而出,老母亲更是满脸泪水。49年前,被迫卖我时她流泪;49年后的这一天,当我回到她身边时,她也流泪。一样流泪,这可是一悲一喜。母亲按家中兄弟姐妹的排行,叫我“四头”,还问我冷不冷,饿不饿,身体好不好,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当老母亲见到孙女儿王苹时,那种高兴的表情,我确实无法用笔墨来形容。第二天,她特地把许多颗荸荠,放到自己胸头的内衣里暖热,送给苹苹吃。这一天她还与家里的女儿(我的大姐)谈起,说四头(指我)的脚后跟,生着一颗小黑痣。于是,我的女儿苹苹问我:“爸爸,奶奶说你的脚后跟生着一颗黑痣,真的吗?”这一问,我立即把右足的鞋、袜脱下,一颗小小的黑痣,凸显在大家的面前。众人看了,先是一呆,接着“哇”的一声笑开了。当时老母亲还说:“四头,让我摸摸看。”这事,过去整整49个年头了,只是老母亲忘不了,足见母亲心细、记性好。其实,这就是骨肉之情,也使我产生这么一个感触:任何事,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关于这件事,一下子传遍了全村。

我在长浦期间,经过向母亲、阿姐和哥哥了解,记下了老家的许多情况,现作简要的摘录:

——父亲阮仙全(1884—1953),是个雇农。农闲时抬轿,也为人家的婚丧吹号、敲鼓、打锣、拉琴,还会唱几曲戏文和小调。他是“一生汗透千层土,半世双肩血染衣”的穷苦人。

——母亲王三梅,1888年农历二月二十六日生,当时85岁,1979年7月20日去世,享年92岁。早年织布为生,后来洋布进口,土布生意清淡,没人来收购她织的布,家中揭不开锅,没法子,母亲背着我三哥,牵着我的大姐去讨饭,竟不知流了多少辛酸的眼泪。

我的老家,如果兄弟姐妹都健在,加上子侄,共有26人,可谓一个大家庭。

大姐阮仙玲,比我大11岁,我们见面的那一年,姐夫早已去世,而今她也长辞了。下有子女,长子叫陈官福,次子叫陈官友,都已长大成人。

二哥阮兆法,比我大9岁,早年被国民党抽壮丁,与同村蔡加森同时被抓(蔡加森是民间艺人,擅雕塑,1994年时76岁)。蔡从国民党部队逃出,我哥没有逃出,不久病故。

三哥阮兆金,比我大6岁,在家务农。少时跟母亲讨饭,做过长工,能理发,一直未成家,于1999年去世。

小妹阮杏妹,比我小2岁,出嫁椒江葭芷章家,1954年病故。留下两女,大的叫章招领,小的叫章领香,今在椒江工作。

五弟阮兆桃,比我小3岁。在他5岁时的一个夏天,母亲带他沿门求乞,中暑而亡。母亲抱着小尸体回家,昏过去好几次。

六妹阮玲香,比我小4岁,也由于家穷,在她6岁的时候,被迫卖到上海一个纱厂当童工,至今音讯杳无。

这就是我的老家,“普天下被压迫的人民都有一本血泪账”。在旧社会,凡抬轿、理发、吹鼓手的人,都被看做“小姓”,低人一等,遭人蔑视。长浦乡过去有句话,说“白猫黑狗好穿堂,吹鼓手人坐泥塘”,我爸抬轿兼吹鼓手,能过好日子吗?我母亲讨饭多年,她说,讨饭要受“三气”、“三痛”。所谓“三气”,夏受日气,冬受寒气,平时受财主气;“三痛”:饥肠刀割痛,卖儿卖女挖肉痛,子女饥寒啼哭心头痛。这是母亲的切身体会。解放后,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虽无饥寒之愁,但是她的住房,仍然透风漏雨,瓦灶在床边,烧饭满间烟。可是她还健康,85岁的老人,还能洗补衣服,还能吃炒豆,乡里的人都叫她“轻健老婆婆”。她的记忆力非常好,我那农历十月十八日的生日,唯有她记得,由她亲口告诉我。

1973年,我写的《长浦吟》,共8首,载《柏闽诗选》,录之以记:

长浦吟(1973)

1924年11月,我出生于黄岩路桥长浦之茅林,父母迫于生计,忍痛卖至温岭,数十年来骨肉离散,未能相聚。近经多方调查,终于寻到了生身老母,春节灯下写八绝于茅林村居小屋。

昔日思亲

年年春夏复秋冬 岁月悠悠断续风
残梦寻常怜子夜 楼前月冷眼朦胧

壬子走访茅林

常嫌朝暮水流长 走访茅林橘已黄
多谢乡亲添好意 煮茶为我话沧桑

悼 父

一生汗透千层土 半世双肩血染衣
头白翻身霜降日 可怜无奈九泉归
(父阮仙全,雇农,1953年霜降日病故。)

颂 母

一丈细纱五齿机 三更灯暗苦梭飞
萧萧木落催刀尺 依旧家人荷翟衣
(母王三梅,现年86,早岁织布,昼夜不息,一家仍不得温饱。)

被 卖

甲子茅林尽岁荒 洪涛风卷夜苍苍
伤心儿作幼雏卖 娘自洑澜爹断肠

归 家

半生研砚心无愧 负笈回乡鬓有丝
老母问儿知也未 当年大雪万家饥

喜 庆

冒寒冲暑行千里 才有团圆好事来
佳节放歌春浩荡 门前犹见陇梅开

舞 狮

长浦千竿绿欲浓 堂前日丽临春风
一村喜我团圆日 舞起双狮又滚龙

山城旧事

(1924—1942 1岁至18岁)

尚书坊落户

我自生下来,在母亲的怀抱里只一个多月,就被卖到了温岭县城的一家姓王的殷富人家。主人王延襄已去世,我被卖到王家,是作为王家寡妇的遗腹子。地点是温岭县城尚书坊5号,大门朝南,有4间楼屋,有厅堂,也有专用的厨房和店面屋。厅堂前有一个花坛,种着一株石榴树。我,就落户在这个地方,及至长大成人。我的姓,从阮改为王。



尚书坊5号旧居。我从1岁到24岁,曾住此屋,屋朝南,前有石榴一株,每年开花结果。

凭我的记忆,我的养母金二姐,对我确实是爱怜。从我的童年及至长大,她把她的某种母爱,都给了我。她没有文化,有空就念佛经。在我4岁生病时,她听信北门头一个巫婆的话,忍着剧痛,割下右臂上一块肉,煎了汤给我治病。她